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朱子語類(治錄)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小廉曲謹濟得何事且如子貢問士必先答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非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爲士之至行者僅能行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

蔡虛齋曰即夫子之答憲問者求之士君子立身在有守有爲而已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爲者也故

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故在原憲則難於有爲在衆人則難於有守自原憲聞之當以有爲爲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爲重

孫夏峰曰不論有道無道貪祿不休是必有苟且之術故君子羞其用心恥之於人大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朱子語類錄可學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與原憲學者用功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絶之但欲不行祇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

朱子論語或問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

制其末而不行於外曰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猶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之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鬭進於胷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婵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鑿其根本不使少有豪髮畱於心念之閒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悲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

饒雙峰曰克伐是一病怨欲亦是一病病根又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

所欲則忿懥

又曰拔去病根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逡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逡去法也

胡伯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

陸稼書曰此章見制私不足以爲仁而仁之爲仁可知胡氏謂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

己所惡而生氣歉也四者病痛不同總是氣質用事總謂之己發於事爲意必發於事後爲固我發於喜怒哀樂則皆不得其正發於視聽言動則皆背違乎禮發於子臣弟友之間則綱常多欠缺發於辭受取與之介則操守多遷移天下人品學術政事之壞皆由此四者所以原憲平日用力制此四者不使發出亦是至難故夫子曰可以爲難矣但憲卽以此爲仁則其認仁字未清故夫子又抑之曰仁則吾不知也蓋仁也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克伐怨欲不行可謂無私矣未必能當理也且徒制私使不行於外則心仍未必無私也故程子謂其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與顏子之克己大不相

同

又曰克伐怨欲不行不但不行到外面不得爲仁卽從念頭禁住而其根尙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未得爲仁陽明病瘧之喻正是此意王船山曰克伐怨欲不行卽是克己卽或當念未嘗不動而從事於非幾將搆之際以力用其遏抑而不能純戢淨盡則學者之始事固甚不然者先儒言克己之功云難克處克將去正謂此也　子之言仁曰克己復禮爲仁初不徑言克己抑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初不徑言不行不仁以禮言之則有所復也而乃以克所克克所克矣而尤必復所復以用言之則其所不當行者不行尤必其所當行者行之也蓋必使

吾心之仁泛應曲當於天下而無所滯天下事物之理秩然咸有天則於靜存之中而無所倚然後仁之全體大用以賅存焉故存養與省察交修而存養爲主行天理於人欲之內而欲皆從理然後仁德歸焉故子之言克己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奉一禮以爲則其爲禮也既視聽言動之所必由而其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一取則於禮以定其非則克己以復禮而實兼禮以克己也不辨之己而辨之禮故由其成而觀之則克伐怨欲固不行矣由其致功之實而考之則不僅克伐怨欲之不行亦不僅己私之克而淸虛澹泊於人欲已也從不仁者而反觀之則但其克己之無餘若從其爲仁也而體

察之則固有所復之禮靜與立而動與行非但克己而畢也今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則是從於己致克而未講夫復禮之功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用誥謹案程子謂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之克己大不相同以顏子之克己即能復禮者言也船山謂克伐怨欲不行即是克己以學者之勉彊克己不能即復於禮者言即稼書所謂可謂悪私矣未必能當理也故云克己不足爲仁必復禮乃得爲仁

李厚菴曰克伐怨欲不行焉於克己亦似也然中間少一復禮便不是本源功夫子路不忮不求夫子曰何足以臧意亦猶是也鋤稂莠者將以殖嘉穀疏壅

塞者將以行泉源去克伐怨欲者將以求吾心之德也吾心之德必居敬以持之明理以充之則人欲有日消之勢慾之不行必也强忍力制而未有本源功夫縱使能之而要天理流行其間猶之稂莠既除而嘉穀不生壅塞既疏而泉源不至此異氏之學所以異於吾儒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別於孟子也蓋狂者於天理有見故嘐嘐進取而其行實未修狷者持守有力故有所不爲而於本源未徹夫子於中行之外則思狂狷其未許以仁也正其所以進之也歟

楊賓實曰克伐怨欲不行與克己原有塞其源障其流之別故未得與於顏氏之學也蓋仁之爲道徑言制私未足以盡之公而以仁體之斯爲仁日故克己

矣必復於禮居敬矣必行乎恕苟克己而不復禮居敬而不行恕惡私矣而不能以生生之心體之則流入異端之學一間自悫狷者也未能如顏子之宏毅若使之安於此則不能復致其明道體仁之功矣故夫子不以爲非而姑使之深思仁之所以爲仁而得之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輔漢卿曰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倘足以爲士哉

王船山曰士以天下爲志以道之得失爲憂若身之所處心之所欲安危利病皆聽其自至而不暇計焉

如其以此爲懷則心量已小欲擴之以大而不能志氣已昏欲澂之使淸而不得雖顧名立行要不離小人之習氣而何足以爲士哉

焦廣期曰此與恥惡衣惡食皆所謂隱微淡痼之病人不及知而己自知之者也所謂士者從事道德希慕聖賢而理不足以勝私志不能以帥氣志趣與庸俗無異故夫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饒雙峰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姚承菴舜牧曰危言危行非意氣用事祇是當言當

行者無所顧忌人見以爲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言孫祗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處

蔡虛齋曰危行言孫指在下位之士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祗宜去其位耳

王船山曰行者所以自成者也一日如是終身如是一失而無容改矣言者所以應世者也若不能爲益於天下而徒自損則亦何賢於有此言哉君子之言行本順乎理之所當然初無過高之事乃以流俗之所不能爲遂見其卓然孤立而危無所不危者行有所必孫者言君子之以修身而應世道在是矣

汪雙池曰言孫非畏禍也買禍而無益則君子不爲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亦時中之道也

黃微香曰集解包曰危厲也案危訓厲謂自嚴厲也危訓高峻義見禮緇衣言不危行不危言朱子用禮注者意謂高於俗也廣雅危正也王氏疏證引此經於義尤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蔡虛齋曰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修身者知所重觀人者知所尚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朱子論語或問此章之說本若難明今以文意推尋

姑爲此說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祗從程子范尹之說亦諧

用誥謹案集注蓋改用程子范尹之說亦古說也集解馬曰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

朱子語類過錄問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荅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好

用誥謹案此罕言命之說蓋朱子舊說

王船山曰适之言善惡之分與亡之故甚以易矣是其有淡心乎言之者甚卑而聞之者足以戒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不欲淡論且以失孫言之道而人且議修德者之有爲爲之也雖然不可不表其持論之正而有移風易俗之功也

用訥謹案此以南宮意貶當世立論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陳器之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耳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旣喪天理已自喪有何得須有仁在己自頑痺如鐵石亦喪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

林次崖曰喪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君子有不仁

之時小人豈能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盡也

王宇泰曰仁人心也纔微豪忽之閒稍有不存便非仁故賢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豈違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牿亡即亡見孺子將入於井非豈怵惕惻隱之心然善念亡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

陸稼書曰小人而仁即使眞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此甚言人之不可流入於小人流入於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總見從仁而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儆人意殷爲恔切

焦廣期曰非謂雖有不仁不害爲君子正見此心須

臾有閒便是不仁爲君子者豈可一息放下若小人
則純是私欲惡緣得其悔悟故絕之嚴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輔漢卿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
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
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明知
字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又
言以明之

蔡虛齋曰愛不但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愛友君愛
臣民師愛弟子亦有如此者忠不但臣之忠君子亦
有盡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友處凡爲人謀亦有
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黃薇香曰命者聘會之書圖於使者未行之時也以聘禮言之臨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左接聞命迨宰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東面致命此所謂命即彼聘禮之所謂命也禮使者受命不受辭此言隨時應對辭本無常不可以受而命則先時為之也

胡雲峰曰以子產之相鄭凡一辭令必集眾人之長而用之相天下者可鑒矣

陸稼書曰此章即鄭之為命以見事之資詳審而又

見能得人能用人之效羣賢之和衷子產之不自用
其有五意又由爲命而推之凡事由鄭國而推之凡
爲國者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汪雙池曰三節隨問隨荅無分重輕然於子產則因
其事而原其心於子西則置之不識不論於管仲則
略其辠而與其功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茍有可取
必亟稱之然適如其量而止終不肎溢美於人此可
見聖人之直道而行無所毀譽矣

趙鐵峰曰荀子仲尼篇云立以爲仲父而貴賤莫之
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又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執引者三百戸鄭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戸之制孔疏邑三百戸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戸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胡伯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所媿怍而貭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夸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

集注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

鹿伯順曰此要人有嚴定精鐵之功行此處不倒便是入道根基孔子自述疏水之樂稱顏淵陋巷之樂又謂不處富貴不去貧賤為君子不去仁之實際消息可想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王船山曰人惡不有優也亦惡不有其不可為者也知之明而不以虛名遺實用不以家世定班序官人之道斯得矣使公綽之失其優則大夫為尸位而公綽之長隱豈非兩失哉

陸稼書曰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即短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祇指廉靜自所謂才

者祇指不廉不靜耳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朱子論語或問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以爲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爲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

朱子語類時舉錄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茲其所以爲成人也

陸稼書曰知廉勇藝皆學者所不可少者無此才德空說中和亦不濟事禮樂俱兼本末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類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襍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方成其爲知廉勇藝豈不可謂之成人乎

馮少墟曰見利思義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見危

授命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孫夏峰曰忠義授命久要不忘亦因今之士習少此一段風骨故曰亦可以爲成人不暇論涵養而亟取人之根基蓋爲有基方可言受采耳

張楊園曰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甚不如此蓋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祇此機軸而已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饒雙峰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者賈所偁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

焦廣期曰時然後言云云亦非公明賈虛造此言彼見文子言笑取皆無差忒便謂已能如此自夫子聞之則以爲得時措之宜苟有一豪未至即不足當之故不敢輕信大抵聖人與常人其心之精麤相去遠也　亦猶子貢言博施濟眾而夫子則以爲堯舜猶病聖人所見道理無不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輔漢卿曰凡人溺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爲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
馮厚齋曰武仲據邑卑辭以請迹非要君者時人亦不以此舉之不知義者又或以存先祀爲賢然春秋書臧孫紇出奔邾蓋絕之矣
黄薇香曰表記云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是以防即見要君也皇疏引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此正要君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王船山曰齊桓繼王道之終而晉文開分爭之始則世運降矣齊桓沒而德在人心晉伯世興而功利成習人心易矣是安可以不辨

汪雙池曰蓋論二君之業則齊桓未修人覲而晉文省朝天王齊桓召陵之役僅盟楚一大夫未旋踵而猾夏如故晉文城濮之績楚人喪氣齊桓及身而衰晉累世爲盟主似乎文過於桓然正惟晉文之譎故事愈周旋而功愈盛亦正惟事愈周旋功愈盛而其譎愈見故踐土之盟衷王臣於同列河陽之覲實以臣而召君而許復國以攜曹衛執宛春以怒楚人城濮之勳陰謀取勝其視召陵執言葵邱拜胙之風遠不相逮聖人正誼明道不計功利故於事取齊桓而

不與晉文所以維天下之正也然亦衰世之意矣

黃薇香曰晉文公譎鄭君以召狩言朱子以城濮言齊桓公正以召陵言皆一隅之舉耳統三傳觀之均是尊周室也而桓於名分猶不敢越均是恤諸侯也而桓於信義猶不敢渝桓公知守正道有時持之不堅僞心乘之所行遂未必皆正然惟其知守正則事之正者爲多時有僞心而外猶飾於正觀傳所載霸略內則問鄉長以舉賢外則反侵地存亡國功高威立受胙下拜皆晉文之所不能爲卽軌里連鄉亦依周制而變通之足甲兵以整武備亦克詰戎兵之道未可一槩㡿之也晉文則以正道爲不必守而裂冠毀冕之甚者矣陳用之曰晉文之譎非惡正也齊桓

之正非踐譎也正不勝譎故謂之譎而不正譎不勝正故謂之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朱子語類時舉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亟矣高祖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一統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埽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朱子文集答汪易直程子此意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且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霸之功辠而以五霸爲功之首辠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才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且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偁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

金仁山曰管仲雖未得爲仁而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禮記所謂與人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

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蔡虛齋曰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以春秋攷之自伐楚之後祇有伐鄭伐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伐楚伐北戎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一之如此則尊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者非管仲之善爲謀不能及此

汪雙池曰既輔糾以爭自當殉糾以死召忽義也不死於糾而臣於桓管仲終是未仁顧仁者心安理順其夷齊箕比乎以此律仲仲將喪所逃然功名之士仁者幾何仲之辭反有可藉矣夫子姑就功業許之亦謂管仲自有可取不必律以全人聖心之平也如

其仁接子路口中仁字作轉語言利澤及人亦其仁
處非駁子路未仁之斷也究竟管仲不死固未仁管
仲縱死亦不得爲殺身成仁蓋糾與小白乃羣公子
莫適當立皆未成爲君夫子於下章祇言小信而不
言小忠誠以子糾固非君也管召皆齊臣其輔糾奔
魯皆暱就所私耳卽死於糾死誠當耳豈足曰仁哉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
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

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書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辠則數其辠襃而兼舉之旣不以辠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辠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辠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況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正指召忽而言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

朱子語類安卿錄問伊川言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竊謂天下無兩可之理一是則一非如兩可之說恐亦失之寬否曰雖無兩可然有說亦是可但自免以

圖後功則可之大者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見其可以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卽是此意問集注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掩祇是論其罪則不須論其功論其功則不須論其罪否曰是問管仲功可掩過否曰其義不當死

用詒謹案朱子舊說以爲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假其所就之功後從程子桓兄糾弟之說則謂管仲義不必死故集注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或問語類皆謂管仲之不死無害於義

朱子文集答潘恭叔問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假九

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直以不死為非可知矣荅子貢不死又相桓為非仁之問則復備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為可而不以其所處為非也故舊曰讀此章以程先生之說為正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召忽之死為守節管仲不死為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荅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為殺兄管仲為事讐

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掩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讐可也曰此論甚善

用誥謹案潘恭叔此問蓋辨朱子舊說之非而以兩章聖人之答辭斷之知聖人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朱子善之故

或問郎用此說

金仁山曰案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薄昭言桓公殺弟以反國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威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弒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討賊明義討賊而乃奔魯固已忘讐棄國矣其奔魯也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乃靡糾殺讐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先入請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耳弃讐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其辠已自

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讐桓乎文定何子謂猶今之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於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況其事辭曲盡見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内不受之辭也糾不係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於齊繫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係齊人國討也係子譏齊也書取弱辭也謂桓公殺之爲已甚矣此則程子呂成公亦嘗言其畧矣然則管仲將得爲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自然亦二子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謂管仲之非仁故夫子以仁之事功荅之使二子

之發問也而曰管仲仁乎則夫子荅之又必有異矣

用語謹案程子桓兄糾弟之說於古甚多證據故朱子亦不敢執爲定論金仁山據春秋左傳事迹論子糾不當與桓公爭國事理昭然管仲可以不死之義得此益明

李厚菴曰夫子於管仲小其器而大其功至子糾之事於子路則置而不論於子貢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夫死者爲夫婦之諒則不死者甚過矣先儒求其說而不得故以爲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兄當立而弟不當立故仲所輔非正而不死其難可也夫所從之是非當預決既從之而敗乃曰吾邪歸正云者豈君子之道哉況桓之爲兄僅見於漢志薄昭之

言周人之書皆以爲糾兄桓弟則此事未足據以爲斷且非嫡長而逆先君之命則皆不當立者何論兄弟哉愚意君臣之分有定者有未定者當齊之亂庶孼交爭則桓糾皆非君也輔之者既逆先君之命意如戰國之爲賓客者爾則管召亦未爲臣也既未正其君臣之義故死者從可云諒不死者未可以背君失節之辠加之則其事在不論之列而已矣若王魏則受命輔導君臣之義定矣以此別二事之是非則可桓糾之說爲弟兄非所論也

用語謹案管召於子糾未正君臣之義說始於王肅集解引王曰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

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

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黃薇香曰溝瀆魯地名亦名句瀆亦名穀春秋桓公十二年盟于穀丘左傳言句瀆之丘句溝穀古同聲通用史記齊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句竇又案鄒誕生本作莘瀆論語作溝瀆蓋後世聲轉而字異後漢書應劭傳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據諸文攷之是子糾召忽身死同處地在魯之句瀆經言匹夫之諒正指召忽知仲之可不死矣春秋書小白入齊又書葬齊襄公繼又書乾時之戰是桓公先入而靖國難糾後至而見距猶爭國於靖難之後則糾之辠著矣管仲苟有助

惡之謀則當請辠受戮於齊幸而赦之則當感恩報效也管仲苟素要助惡之心則糾亦與亦惟其親暱任之也王肅謂君臣之義未成朱子謂管仲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入國而亦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成式三謂糾苟含冤而亦即以友仇不同國例之仲豈可以相桓此王說固不足據矣程子謂桓兄糾弟三傳要明文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序子糾於小白上莊子荀子韓非子俱有桓公殺兄之文漢書淮南王傳薄昭云齊桓殺弟以反國韋昭注云漢文是兄諱兄併弟則糾之為兄未可據矣雖然程朱二子言管仲可不亦其意固是也後之廢注者乃有聖人重事功賤守節之論不尤

悖謬哉

用誥謹案此不用君臣未成之義而從金仁山以桓公先入靖難子糾不當再爭立論王船山亦有此說王云桓公已自莒返而魯與召忽輩乃猶挾糾以爭斯則過也先君之賊已討國已有君而猶僭兵以向國此則全副私欲小忿護其慾而僥倖富貴以賈悪益之勇故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以溝瀆爲畧地說亦本於船山

汪雙池曰古者立子以嫡長悪嫡子則夫人次娣之子公羊所謂以賢不以長也若非賢妾之子則惟國人及卜筮所擇若晉之夷吾重耳皆迎立則立不問

兄弟觀管仲云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則子糾小白之母皆不賢可知乃羣公子莫適當立也故召忽曰小白必不立而管仲亦且奉糾祇使鮑叔奉小白則據情度事小白非有當立之義而糾亦非竟不得爭者所可見矣桓兄糾弟自無足據即朱子亦祇仍疑案未嘗信程子之說爲必然也觀者無泥焉可矣

用諾謹案此說本呂氏春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吳因之默曰人臣之病有二一忌後來之賢此後功名出我之上一自尊卑人不肯與若輩同列此皆曖

昧私情文子休休有大臣風度允明俊偉故曰可以為文

芮蒿于曰衛人議公叔之謚曰貞惠文子未嘗專重文也究其所以為文亦曰修其班制以交四鄰社稷甦辱而已未嘗言及薦僎也夫子槩文子之生平得其與僎同升一事特爲褒而出之以見文子之所以爲文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文公叔而竊位臧孫勸懲之道備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許白雲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

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
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王船山曰衞多君子夫子屢偁之三臣在位而免於
喪使蘧史諸賢能盡其用其爲益不更宏多乎故曰
人才關於國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鹿伯順曰就其輕言便知不爲惡必爲之志注解精
當與言之不出對看自明
陸稼書曰凡人志於爲者必顧已之造詣力量時勢
事機彼不敢妄發言如言之不怍非輕言苟且即大
言欺世爲難即在不怍時見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

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朱子論語或問曰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孔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其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旣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卽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

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

朱子語類燾錄問陳成子弑簡公章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已也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亦非祇理會義理不問利害事亦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眾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眾卻未便得其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不專主此也

王船山曰夫哀公與三子君不君臣不臣惟不盡其道而已聖人亦惟盡其道而已告君而君不任告臣而臣不聽聖人亦惡知之何知其不可而必盡則聖人之誠也乃大討不加而陳恆之辠已正於萬世則聖人之大權又何嘗不伸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孫夏峰曰夫子初告時冀魯君憤發以成討賊之事此天地之大義也誠爲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則力皆義耳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言力言力便說非義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

芮嵩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

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以愚度之此葢爲哀公發耳哀公庸君暗於是非明於利害以魯敵齊必有彊弱衆寡之慮夫子之言葢以破其顧望而使之勇於義舉也且聖人舉事動必萬全豈有專於爲義而全不問利害之理左氏所記固不害其爲夫子之言也

陳淑愻曰程子論理不論勢其義醇矣然聖人不兼勢而計之則頭璧俱碎矣董江都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言有二義一爲理勢兼備之聖人襃心迹之純一爲勢窮理極之臣子汲守恣之正後人解作第求正誼明道何妨遺利棄功恐聖人識見不如此

黄薇香曰史記六國表曰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請討之計行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篡奪而正綱紀者不由此哉此事不行而戰國勢成四篡逆之國横於天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朱子文集答吳伯豐問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子路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彊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門人爲臣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問子路豈欺君者莫是勇僨如此否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其聽或至於說得太

過則近乎欺

饒雙峰曰事君以不欺爲本須平日有慎獨功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己好貨好色乃諫其君勿好貨好色此便是欺

許白雲曰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爲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豪之萌皆爲欺也饒雙峰曰自己好色好貨卻諫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必行己說則言失之太過是爲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爲而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峰之說則功夫

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於此三說皆當存心
汪雙池曰勿欺有勿欺之事犯有犯之事二語體平也然欺者必不能犯而勿欺非專爲犯不犯亦即是欺而欲犯尤先賢勿欺此二語先後之序也勿欺而不能犯謹愿而柔懦非大臣風力犯而不能勿欺矜己以傲君尤非純臣志節此二句相足之義也此即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之道子路使門人爲臣以仕爲學則不能勿欺不能諫伐顓臾則亦不能犯故夫子告之如此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孫夏峰曰上下無盡境君子小人皆非一日而至君子日長進一日初亦爲難而試勉之久而所勉者安

以爲常小人日沈淪一日初亦疑而嘗試之久而所嘗者恬不爲怪兩人各有樂處故各不能自已要之祇從一念起分别路頭祇在戒懼慎獨

張楊園曰學者用力主於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若主於師心則不復審乎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也勢所必至

劉直齋曰君子上達敬義夾持直上者也小人下達放肆敗度而居下流者也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在乎敬肆閒耳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朱子語類錄時舉 爲己爲人祇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

目所謂上達下達者亦自此分下達者因此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一日君子之學旣惡所差則功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

饒雙峰曰言古今同此一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辭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

陳器之曰爲己是眞實惡僞爲人是要譽近名聖人就源頭分別今日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有求天知意便是不爲己爲己者祗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胡敬齋曰爲己祗做己之分內事爲其所當爲久之祗見一當然之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又曰學不爲己𣑽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己物

霍渭厓韜曰學知爲己眞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豪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

張孝先曰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有一豪求名之心功夫便不眞實便有閒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遝一是求名之事易云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存此心方是實做功夫方有進處

夏用九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己也徇人而爲善者爲人也此關打不過則事事從人起見己之脚𣑽遝札實處而欲求聖人之道難矣故中庸末章復自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特地從頭轉來說爲己道理爲學者開示入德之門其意亦深且切矣知爲己始能立得志定始能做愼獨功夫不知爲己則毀譽榮辱俱足以爲吾之累而外物之加損於我者多矣

陳淑烈曰同是學者而有古今不分於人代而分於意向所爲一改而世道人心皆改矣夫子要人就心術自己審問此教人法亦維世法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王方麓曰非向裏爲己之人必要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精進而省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寡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爲心則見其所以戒

警於先而不使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貳過者固已隨事用其力矣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而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注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矣

孫夏峰曰伯玉居衛治亂殊遭邪正襍進求寡過自不易使者實見其心中負疚不敢即安之意非故為卑約之辭也

黃薇香曰而猶如也謂心恐其未能也呂伯恭曰人不克己身皆是過不知過之難改能用力克己方知

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難此其
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魏鶴山曰易中光明多爲冒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
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光明
內蝕

孫夏峰曰位外之思明知無益姑行意其中以寄樂
究遂不能自主而放蕩無所歸攝有位以止之庶不
以僨成曠而天下之理得不出是用力處

汪雙池曰此素位之道時中之則也一身之所處曰

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盡之道焉是則其所居之位然也思者心之用也爲父思慈爲子思孝視思明聽思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思之不出其位也思盡於位之中自能周於位之外思越於位之外必有所遺於位之中故君子不願乎外所以善用其思而日用事物之閒各有以止其所也

陳淑琨曰以位限思思不出於位外乃可專於位中此非於位外一槩抹倒也治一事之理卽治萬事之理苟於其位之當然先不用思將恐易地復然廢百猶不能舉一也聖人教人從脚根下做起遂使甚關闢之思皆有關闢矣

夏用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秖是一敬敬者主一甚

適之謂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心下甚許多事甚入而不自得

滸彥輔曰思不出位乃貞爲己者也纔一出位必在爲人處矣

又曰思不出位則志以道寧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黃薇香曰此言位者以職位言臯疏曰誠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它人之政也邢疏連上爲章云戒人之僭濫侵官也張敬夫云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張氏葢參易義言之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朱子論語或問恥其言者常若有媿而不及其行也

過其行者常若勉彊而使有餘於言也

尹元孚曰注云過者欲有餘之辭有餘是餘於言如說七分而行十分之意不然雖聖人亦不能於本分外少加豪末豈可謂有餘乎

阮芸臺元曰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案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荅問云邢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本同今注疏本乃後人校改非邢氏之舊

用諸謹案精義載謝氏侯氏說俱謂言過其行爲可恥朱子謂如此說經文而字當作之字蓋以文義斷之與言之不出恥躬不逮章

意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許白雲曰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賢其意葢曰仁知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尙自以爲無能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它人則唯知聖人之知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孫夏峰曰君子合仁知勇爲一身者也葢三者非可塗飾假借以欺人必實試之憂懼惑之境能不憂不懼不惑方見仁知勇本體方見三者之難自道言夫

子道君子適以自道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

王船山曰道者三非君子之道三也仁知勇是德不是道此道字解作由也由之以成德也自道也祇是自言如此意

用誥謹案道者二字朱子要解解作由字於文義爲順今或訓作道言之道謂君子所言者有三與下文夫子自道一例則淺而要實義矣道猶由也見禮記禮器中庸注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朱子語類鈔仁學者須患不暇者何事於己體察方可見

吳康齋與弼曰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暇檢點

它人責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

焦廣期曰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聖人所望於學者如此而子貢所好乃在品評人物用心向外學安得進故夫子深警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王宇泰曰學之而成謂之能既已能之而人莫之知則其能亦惡自而展矣然能不能在己知不知在人在人者非吾所能預而在己者當自勉也

鄒東廓守益曰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患人不己知之心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朱子語類可學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謂

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

朱子文集答許順之逆詐億不信恐惹起己機械之心胡明仲云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李光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

胡雲峰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鹿伯順曰所以先覺不外誠明之理天下實情在實理中實理在實心中極實之心偃極虛明我以朓然成湛然彼山鬼伎倆自不能掩

焦廣期曰其所以能先覺自有居敬窮理功夫非専

恃不逆不億也

黄薇香曰朱子謂不逆不億而詐不信聰明人自能覺之如目動言肆知其誘我獒王告霍光反昭帝知霍光不反獒在遠如何知數日内之事據朱子此說是先覺有質徵以人之辭貌而覺之以平日素行而覺之以時事不侔而覺之皆先覺也

潘彥輔曰逆詐億不信都是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時易搆此想君子不於逆億用功祇就忿懥四者竭力克之到得消磨將淨則心平如水不必鑑物而物在鑑中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朱子論語或問夫微生固自以其隱遁忘世爲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爲佞是以夫子卽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

陳定宇曰以夫子而尙謂其栖栖爲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爲柔佞之不及亦不爲固執之太過也

王船山曰出處因乎時而執在我之喜怒以進退則所見者隘道德通乎衆而執一人爲獨是以非世則所守者窮爲固而已矣夫子不敢有輕天下之心與棄天下之情則固者不容不疾栖栖豈要爲乎有可治則治之有可敎則敎之道足以下通於愚不肖而曲成之功不必成志不必遂斯以爲聖人之徑歟

又曰微生畝亦老莊之徒老子曰善者不辨辨者不善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看道理高峻纔近人情即虧道體故莊子以臚傳發冢爲儒詬自己識得更不須細碎與人説一有辨論則是非失其固然而爲佞矣即此是其固執不通處其離人以立於獨既已賤視生人之同得而刪抹半截道理孤尋向上玄直將現前充塞之全體大用一槩以是非之甚定而割之故其言曰予之依依然與不知者言道而刪定述佬以辨是非於不已則甚有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徒資口給者乎斟繹本文意自如此新安以立身者待人言之亦謂此也

子曰驥不偁其力偁其德也

朱子論語或問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爲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德稱耳

鹿伯順曰力德原兼有者而世俗取驥專以千里夫子特爲校正言在驥中意在驥外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子論語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爲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

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爲己之私意所罔且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邪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甚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

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訟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朱子語類可學錄 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爲則爲是無怨也

陳安卿曰以德報怨乃老氏語出於有意之私可謂特加厚於怨者矣而德無物可報不幾於薄乎其言死定偏滯在一邊若聖人之言怨則以直報德則以德報二者各得其平明白簡約更無嶢欹勞擾而其

中旨意卻反覆無窮且如此人舊於吾有怨今適相值有辠邪隨其辠之如何而公斷之果賢邪亦薦之果不肖邪則絕之設若不肖者後復能改而賢則吾又薦之一惟理之當然而吾無容私焉是之謂直而於怨則未嘗汲汲以圖報也如此人舊於吾有德今適相值果賢邪吾固薦之以爲報若不肖邪吾則權其輕重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於德亦未嘗失其報也此其言甚活樂圓轉無所用而不通所以爲聖人之言歟

許白雲曰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讐怨也兄弟交遊之讐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讐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

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讐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處之不可提起舊日之怨而假輕重於其間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所謂直報之也

孫夏峰曰天理不枉爲直當報則報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毋宿怨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

彭彝岡曰報怨何謂以直曰宜怒者怒宜恕者恕皆是順本心以德非順本心矣

焦廣期曰以德報德苟可以用我之情而無害於義者未嘗不極其厚所謂雖私亦公也可以厚而故薄之或假之以示無私是乃私之尤耳

何義門曰以直二字凡待天下之常人皆然不因報怨而有所增損耳

黃薇香曰難之者曰報怨者以至公無私而報德者必有私矣聖賢可私於所厚乎曰國語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禮曰親無失親故無失故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豈不私於所厚乎彼以德報怨固老氏壞敗聖敎之說不則德怨俱以直報之亦所謂執中無權者均之賊道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朱子語類錄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己相干聖人祇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在此上

達是見識自然超詣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

又洽錄學之至即能上達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達去自然日進乎高明

又寓錄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物中見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

又伯羽錄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豪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豪之間隔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

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眞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知而天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以異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之相關曰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

陳器之曰下學上達知言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者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言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者雖皓首窮經

鑽破故紙仍舊不聞道此處祇關係心之存與不存耳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之而不察今人祇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惡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

許白雲曰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辭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爲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曹月川曰人負望於天而天不副所望則必怨天望

人無責望天之心夫何怨尤辠之也有求取於人之心而人不我應必歸辠於人聖人本無求人之意何尤之有此處聖人胸中灑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私累如此

薛敬軒曰下學上達如事君事親事長皆人事也能盡事之之道則仁義禮智之理不外乎是所謂上達也以至視聽言動飲食男女之類皆人事也於是而處之各得其宜則天理也下學人事形而下之器也上達天理形而上之道也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器則有是道精粗本末無二致也程子所謂意在言表者在人因人事而默識天理耳

任石潭曰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非二事也

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

張楊園曰下學功夫須從不怨天不尤人始未有懷怨尤之心而能爲爲己之學者

又曰下學自子臣弟友以往莫不反求諸己上達是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以立命

又曰下學上達如曾子真積力久是下學事一以貫之則上達矣顏子博文約禮是下學事如有所立卓爾則上達矣聖人於此不待如此大段用功子貢天資穎敏過人或者不屑於下學故告之以此歟觀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知在夫子之門教者學者俱有次序不躐等也

彭魯岡曰下學而上達所謂下者皆天也如子臣弟友日用飲食無一非天學天自然達天苟欲達天而學不在是猶欲鼓琴者不學鼓琴琴理可得乎夫無聲無臭者天也學苟不爲人而爲天其平常而不新奇冷淡而無名譽闇然之學也此子貢之所難夫子所以進之也

夏用九曰不怨天不尤人須見得己有未盡處不怨天不尤人祇是看得道理分明實見得是己分上事

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祇依乎中庸而已

陸稼書曰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於氣質中我以義理繩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

而止盡我所當爲人之天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媿怍此聖人所謂知我者其天也

焦廣期曰君子不謂命也正是不怨不尤實際

朱柏廬曰下學而上達上達即在下學中所以聖賢立教祇就下學說纔以上達立教便誤後學便是害道病根如程子云主一無適之謂敬高忠憲曰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自是主一無適極至地位然使學者但求心無一事而不從主一無適做功夫則勢得不墮聰黜明離事絕物以爲道耶孔子曰順以後猶且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步步還它實落初未嘗言心無一事則甚矣學之必不可以不進於上達而

致之必不可以不主於下學也蓋聖人祇是下學中人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朱子語類黹錄問呂氏曰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與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祇是有廢興卻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喪便埽地

朱子論語或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爲用舍要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

在臣曰侯氏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

孫夏峰曰聖人不能免人之謗己也但其所以處謗之道自有超然於利害得失之外者此是不怨天不尤人實際

李谷平曰先儒云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縱欲之心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

姚惜抱曰子路冉有皆嘗爲季氏宰然子路爲宰當桓子之世孔子用於魯之時也冉有爲宰當康子之世孔子不用於魯之時也子路之志葢與孔子差同將張公室而興魯及冉有之爲季氏則利私家之意

多矣是以子路之於季氏可以閒而冄有之仕季氏聖人多所不與也定公十二年墮三都其時季孫意嚮聖人甚至未幾乃受女樂聖人不復言子路不復諫者以其意先疑而不用其說矣其所以疑而不用其說者蓋公伯寮之徒爲之也所謂彼婦之口彼婦之謁者歟聖人非不惡讒而欲正其辠也然猶是季孫始者能意嚮聖人是必天之啟其衷也俄而不嚮孔氏是必天之不啟其衷也天命如斯而吾彊執公伯寮而誅之以快一時之意然而國之朋黨不已交爭而禍安知所極乎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是不知命者也

張孝先曰聖賢言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則

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之當然也氣則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不齊也以理言者欲人盡性以至命以氣言者欲人守義以安命聖賢言命各有不同處學者當各隨其語意而推之以求其至當不可泥而執之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黃勉齋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所遇之時而酌所處之宜可也衞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王船山曰辟地以下三言其次以優劣論固不可然云其次則固必有次第差等矣程子以爲所遇不同乃如夫子之時天下之無道甚矣豈猶有可不辟之

地哉而聖人何以僅辟言色也蓋所云次者就辟之淺深而言也辟世辟之尤者也辟地以降漸不欲辟者也志益平而心益苦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張子作者七人之說如何曰是不可知姑存而徐攷之可也然以上下推之意其為隱者而發之意為多耳

用誥謹案張子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攷集解引包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邢疏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

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字當爲十字之誤而王鏊則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程子范氏從之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然故朱子闕疑而不錄又攷劉原父七經小傳云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仲尼序書始堯舜堯舜以來始有典籍故道典籍以來聖人得位而制作者凡七人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此章偶與辟世章相屬學者遂穿鑿矣解與張子說大同小異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朱子論語或問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惡不可者己之惡不可也　夫以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亦反覆手耳豈知其有不可爲而冒昧以苟爲之哉

黃勉齋曰晨門見己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惡孔子之聖則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者也

王船山曰天下之可爲也不一塗聖賢之爲之也不一道因治而爲之舜禹之所以興治因亂而爲之伊呂之所以撥亂而況夫子乎惡不可爲者聖道之大卽使終不可爲而爲之也惡損於吾之知而世教亦因之以明則聖德之宏也隱士之流守一端之得失

而有待於人故合其志則見爲可爲不合其志則見不可爲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輔漢卿曰聖人之於天下猶天地之於萬物雖未嘗比之以爲私然亦不能忘之以爲公夫豈以人之知不知而爲作輟哉且果於忘世俄去不反者能之若夫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甚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王船山曰但不忘天下亦不可謂之難慶源云因時卷舒與道消息所謂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云

濟世之用其出世窮所謂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實見得聖人難處雙峰但言知新安但言心俱未達聖意知出處之不可偏是見處自然見得大心不能忘世而不隱亦是索性做去聖人不以此二者爲難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蔡覺軒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卽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

黃薇香曰依鄭君此注及禮注諒陰凶廬字或爲梁

闇或呼梁庵喪禮未葬模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艸被之既葬則翦去艸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鷂之鷂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惠半農曰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艸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詠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音異

王船山曰三年之喪宅憂而不正南面之治天子之爲子唯盡乎人子之心則大臣之爲臣自守其爲臣之節惟仁孝衰於上而忠誠亦薄於下於是當喪制命而不敢移其柄於大臣大倫之斁有自來矣自康王即位於喪次其後因之蔑喪踐阼至於春秋之季

並不知有此禮故子張讀說命而疑焉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爲子者不以天下易其親則爲臣者自不敢以大權私於己人倫正而天下化後世上偷而下竊下僭而上疑其廢此也久矣此周道之所以不及殷而聖人論禮必折衷於三代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馮厚齋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彊之也

汪雙池曰好之者從性情中流出則凡存之於心發之於身施之於家行之於國大而朝廷之紀綱政令小而一事之動靜云爲必無不隆禮由禮矣上有好者則一家讓一國興讓而禮達矣禮達則典禮惜庸

上下辨民志定安於奉上之常習乎終事之義甚事驅迫而民易使矣不然禮文雖具而上不之好焉制度品節徒為虛設之文服物采章盡屬彊民之具上下皆有爭心欲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不其難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語類時舉錄敬者非但外面恭敬而已須是甚一豪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是也

又不知何氏錄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甚少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又節錄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一家之人安不安

又礪錄惟上下一於恭敬此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叡智皆由此出是自誠而明

又方錄上下一於恭敬聖人之敬熏天炙地非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

又賀孫錄問程先生說脩己以敬因及聰明叡智皆由此出如何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矣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又賀孫錄問程氏說聰明叡智皆由此出曰聰明叡智

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襍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專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少計較少放慢意思便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少偏邪

朱子論語或問謝氏以安人安百姓爲擴而大之楊氏以爲推而至於天下平然後爲至尹氏以爲推而及物皆若近是而實有可議者蓋所謂脩己以敬者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

子路不踰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夫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爲然耳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

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曰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何也曰是以爲脩己以安人而及於百姓必有政事之施焉而夫子之言若此則疑若脩己於此而徑可及人者葢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爲施爲之處狹皆隨其根本之淺深而初非所待於外也

金仁山曰夫子愍子路之失以示功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妙竊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充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禮

運上文又曰聰明叡智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葢惟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溺所見無所蔽叡聖通微智燭日廣所以事事處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饗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

王方麓曰洪範曰敬用五事人之脩身不過五事曰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則曰恭從明聰叡有物必有則惟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故曰敬用五事卽脩己以敬之旨也

王已山曰以敬須實於脩己上體認已有大體脩乎其內則敬以直之而中正仁義之體以立己有小體脩乎其外則敬以用之而恭從明聰之用以行

張楊園曰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實難故曰堯舜猶病也聖人治天下祗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恆產有恆心不至於放辟邪侈陷於刑辠而已勢所不能亦不彊也

又曰天地閒人智愚彊弱生質各有定分彊者不能使之弱弱者不能使之彊智者不能使之愚愚者不能使之智聖人爲治特使教化明而風俗美彊不至於暴寡智不至於欺愚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至於耳目心力之所不及則固無如之何也堯舜猶病病以此耳論語說到脩己安人便住蓋安人亦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然欲人人如此便

不能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朱子論語或問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

鹿伯順曰記此章祇在聖人數語見人生而無善可稱便是世間一害聖人所痛惡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黄勉齋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

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逃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

王船山曰速成之欲生於驕忿人之長於己而不知自媿輕視道之易而無敬畏之心驕故欲速欲速則小就而不大行名而無實欲爲上而常出於人下氣質之偏幼志不厲故裁成之務於其始聖人之大用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畢